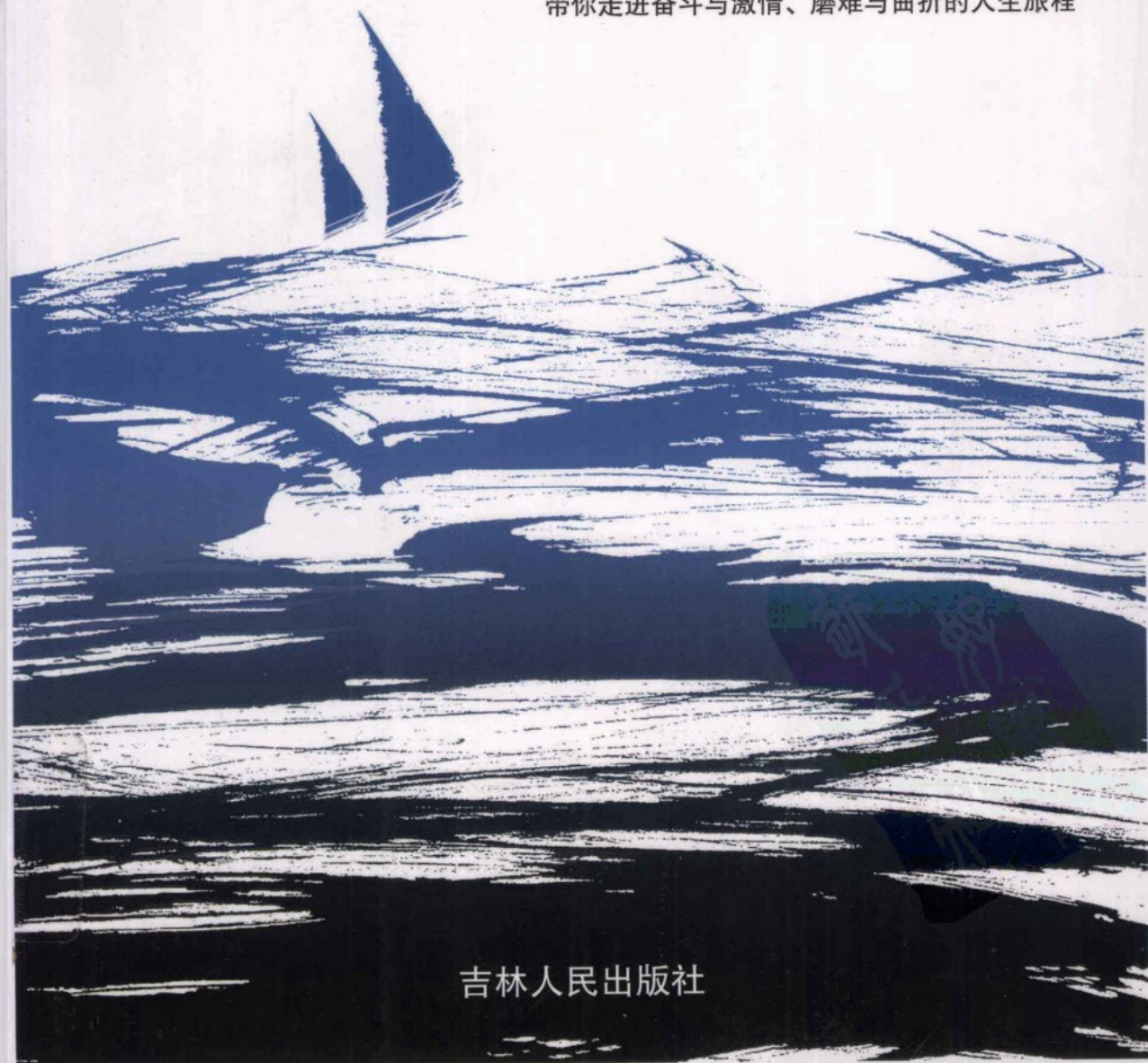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笑天◎著

天之涯海之角

一位熟悉的作家 一部优秀的作品

带你走进奋斗与激情、磨难与曲折的人生旅程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天之涯海之角

张笑天◎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之涯 海之角 / 张笑天著.

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206-07389-2

I. ①天…

II. ①张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6887号

天之涯 海之角

著 者: 张笑天

责任编辑: 谷艳秋

封面设计: 孙浩瀚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 130022

制 版: 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印 刷: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54.5 字数: 1100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06-07389-2

版 次: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: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8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第一章

一

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的一个初秋傍晚。

暮霭沉沉的古道上，马嘶鞭响，车声隆隆，玫瑰色残照下，冷兵器闪亮，几十辆满载昌邑丝绸的镖车沿土路飞驰而来，这是昌邑通往京城的大道。昏黄光线下，可清晰辨出每辆镖车前都插着杏黄色三角镖旗，写着“永泰镖局”字样。为首押镖的宋天雄伟岸壮硕，一身腱子肉，标准山东大汉。他头戴麦黄草帽，头顶露出一颗红缨，佩一把长剑，骑一匹黑鬃马，威风凛凛地走在镖车前面。众镖师则护卫车队两厢。

用当地人的话来说，永泰镖局可是天字第一号镖局。不但在胶东、潍坊一带无人不晓，就是在北京前门商号里也是赫赫有名。就凭他家祖上给西太后护过驾，也够风光的了。迄今宋家府第三间大门上悬挂的前清慈禧太后御赐匾额，足够风光，可见永泰镖局的根底有多深了，没人敢小瞧。

永泰镖局是宋家几代人的骄傲。从昌邑护送丝绸进京，卖了货再押运白银返回，历经百年，这条跑京城的官道上，畅行无阻，虽也遭过劫难，但一般的小股贼盗不敢打他们主意，大络子胜算的机会也不多。人称永泰是铜帮铁底的保险镖局，难怪胶东、莱州一带巨商富贾都宁可出大价钱雇用永泰镖局。

已听到潍河水响，前面就快到潍河大桥了。

突然一声炮响，马被惊得竖起耳朵嘶鸣。宋天雄急忙左右顾盼，忽见路旁枣林中、高粱地里飞出很多火把，全丢在路上，黑烟烈火惊着了镖车马匹，头车的辕马、稍子马首先惊毛了，疯狂向林中、庄稼地里狂奔，一时车队秩序大乱。宋天雄叫了声“不好，有劫镖的”，随手抽出剑来。

随着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叫喊声，从林中、庄稼地里蹿出上百名匪徒，堵住镖车去路，开枪射击。

宋天雄原以为不过是剪径毛贼，没太当回事，一见对方有后膛枪，知道撞上大

天之涯 海之角

络子了，就对身边一个壮小伙喊了声“亮家伙”，小伙子叫麦穗，是个浓眉大眼的青年，方脸庞、阔嘴巴，他娘说他是“嘴大吃八方”的主儿。他刚满二十岁，一看就是精明强干的人。他向后一挥，重复了一遍“亮家伙”，镖局师傅们先后扔下手中的腰刀、短剑，从车辕木里抽出快枪，开始与劫镖匪徒对射。但因平时很少用枪，快枪是缠在马车辕木上的，解开费些力气，这使镖师们失去了最佳战机，一交手就处在劣势。

宋天雄手使双枪一阵点射，一连撂倒几个匪徒，可络子人多势众，火力也猛，宋天雄怕镖车受损，不得不指挥着镖车且战且退，掉转头马耗时间，惊车东一个西一个，不易收拢。高粱地里马匹嘶鸣，铁轱辘车陷进泥中打转不走道，镖师用大鞭子猛抽马屁股也没用。

在镖车队伍好歹退过石桥时，宋天雄断没想到劫匪还有更凶狠一招，匪徒点燃导火索，藏在桥墩下的炸药包爆炸，随着一声巨响，石桥断为两截，几辆镖车落入汹涌潍河，大部分车辆被挡在河对岸。这时，又一股埋伏在河岸下的匪徒蹿出来，凭借有利地形，一边向镖师们迎面开火，一边劫掠镖车。

好几个镖师中弹倒下，宋天雄跳到断桥栏杆上，左右开弓射击，虽然又接连打倒几个，但因匪徒人多势众，他被一阵泼雨般的枪弹击中，跌落河中。

麦穗大叫一声“师傅”，纵身跃入河中，另一个小镖师柳明德也随后跳下去帮他救人。

劫匪趁势一拥而上，纷纷跳上马车，那一车车全是上好的昌邑、柳疃丝绸啊！由于镖头受了重伤，大家无心恋战，保住师傅性命要紧，柳明德一伙人要上去追击，麦穗不准，怕再落入陷阱。大家眼睁睁看着劫匪们赶着牲口，把装满丝绸的车子赶进了青纱帐中，呼啸而去。麦穗长叹一声，百年老镖局，头一次马失前蹄，栽得这么惨啊！

镖头宋天雄被麦穗和柳明德从河里捞上来，胸前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鲜血还是水，黏糊糊的，麦穗忙着扯开他的衣衫，肚子穿了一个大洞，正往外冒血，用手掌堵都堵不住。幸亏麦穗跟宋家老镖师学过几天医道，懂点药理，他每次押镖，都不忘随身带着药包，平时谁发烧受了风寒，或是长个疮啊疖子的，都是他这个“野郎中”开诊下药，虽没有药到病除那么神，却也比干挺着强。可那毕竟是疥癣之疾，这回可真的派上了大用场。他把专治红伤的金枪散从小药葫芦里倒出半把，敷在宋天雄伤口上，正愁没绷带，正好柳明德发现有一匹掉在地上的绸子，拿给宋天雄包扎伤口。

宋天雄已处在休克之中，时而清醒，他是“倒驴不倒架”，竟说，自己死了事小，丢不起这个人哪，几辈人用诚信擦得亮闪闪的永泰镖局的金字招牌叫自己给抹了黑，愧对祖宗啊。大家都劝他，别太自责，天下的路哪能都是平坦的阳关道，谁都保不准有走麦城的时候。

宋天雄勉强支撑着吩咐麦穗，叫他别管自己，快回去报信，特别嘱咐，捎话给身为永泰镖局老掌柜的父亲，就是砸锅卖铁，也得包赔东家的损失。

麦穗心里生出几分敬意，命都三悬了，还惦记着镖局的信誉，师傅真是做人的榜样。

因宋天雄一再催促，麦穗只得先行。麦穗嘱咐大家尽快扎成担架，把师傅抬回去，担架不像马车那么颠，况且劫余的、散了架的马车不修也没法上路了。

麦穗决定自己先回去报信。他从一架倾翻在桥下，跌得七零八碎的破车上解下一匹仰在车辕中的辕马，还好，没伤。麦穗翻身跨上，向来路疾驰而去。

二

天已大亮，昌邑县从宁静中苏醒过来，又开始了喧闹的一天。

昌邑是潍河边上的—座古城，滔滔潍河绕城而过，从昌邑北边入海。

作为一个小县城，昌邑的繁华是畸形的、不可思议的。井字形街道开阔，店铺林立，人烟稠密、市井繁喧，市声震耳，钱庄、金银首饰店、饭馆、当铺、估衣店、中药铺、车马行……应有尽有，最多的是织绸厂、绸缎庄，—家挨—家，形成了奇观，走在街上侧耳谛听，你隐约能听到千家万户织机的轰鸣声。这景象在山东是独一无二的，蚕丝、丝绸向来是南方特产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在潍河以北，竟有像昌邑、柳疃这样不比苏杭逊色的丝绸之府。

仿佛为了证明这里是地道的丝绸之乡，十字街中心矗立着—座碑亭，绿琉璃瓦、朱漆柱的亭子里有—幢汉白玉石碑，正面写着“昌邑柳疃丝绸冠天下”九个大字，据说是郑板桥的字，看那怪异遒劲的笔锋，还真有几分像，尽管郑板桥没在昌邑做过官，但是在邻县当过县令，那么顺便给丝绸之乡题个匾、扬扬名，也并非没有可能。如果说郑板桥题字真伪待考，那么王元铤在碑后面的题解，那可是千真万确的了。那题词是：今之茧绸，以莱为盛，莱之昌邑、柳疃为丝业荟萃之区，机户如林，商贾骈坐，蚕绸之名，溢于四远，至于新疆、回疆、前后藏、内外蒙古及南洋，裨贩络绎，镖车数十里衔尾相接……

王元铤描绘的盛景并非今日，但并没因时代变迁而改变。

天—亮，织户们就出动了，男男女女多用肩扛驴驮的方式，把他们手工织成的绸布送到收购的店中。满大街最抢眼的是绸子，店里摆的也是绸子、往外运的也是绸子。

十字街门面最大、最讲究的老店，当数恒信号，它是百年老字号，也是丝绸首户，不但在山东本地有丝厂、织机、收购批发网络，在济南、青岛、北京、上海都有分号，还把绸缎远销到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南洋各国。有—个无聊的文人曾在报纸上替恒信号吹嘘，称他家的绸子可以把地球包上几层。

恒信号占据了地利，十字街口这幢带门脸儿的青砖门市房，坐北朝南，东西南北长街短巷尽在视线内。这是—楼—底的西式楼房，十分气派，有点巴洛克风格的影子，是中西合璧的城堡式格局，大门三开，包铁皮嵌铜钉，门旁有石鼓、石狮，

天之涯 海之角

楼面的浮雕都是青石，就地取材。雕的并非西洋诸神，而是戴冠冕、着蟒袍的古代官员。

这座洋楼在清一色的青砖黑瓦建筑群中，如同羊群里跳出个骆驼一般显眼。二楼露台前方悬一块蓝地金匾，是“恒信号”三个魏碑大字，这匾衬在洋楼上，有点不伦不类。这栋房子前有罗马式廊柱，廊柱上雕刻着一副木质对联，字是颜体，一看内容，虽也不离商贾经，却蕴涵着文化品位，一看便知是儒商：

湖海来客谈贸易，缙绅人至讲经纶。

恒信号刚下栅板开业，血染镖衣的麦穗一路纵马飞驰而来，在恒信号阶前滚鞍落马，把来柜上做生意买卖丝绸的客人都惊得四散。

高而单细、瘦骆驼似的店面经理路亚民从柜台里出来，一下子认出他：“你、你不是押镖的麦穗吗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麦穗大喘一阵粗气，才说：“不好了，刚走到潍河大桥，被土匪劫了镖，我得马上见杨大先生。”

劫了镖？这可非同小可，路亚民又惊又怕，又感为难：这、这可怎么办？今儿个可太不是时候了，压又不敢压，报又不敢报……

麦穗带血的手往柜台上砰地一拍，柜台上立刻留下一个血手印，他扯开嗓子大吼，几千匹丝绸被劫了，我们永泰镖局大镖师生死不保，你长几个脑袋敢不报？

路亚民长叹一声，让他到杨府门前去看看就明白了。原来恒信号掌柜的杨润德的老娘过八十整寿，大摆宴席，今天是正日子，偏赶上这晦气的事，他能不为难吗？

麦穗哼了一声，冲出门跨上马就走，路亚民追出来想喊住他，麦穗早已驰远。

杨府果然在举办庆典，鼓乐喧天，张灯结彩，一派喜庆气氛。门上的对联就比店面更文雅了：日丽远山含淑气，晴烘芳树霭春晖。有点书香门第的气氛。

进门转过照壁，可见南北两幢楼巍峨高耸，东西向一幢有十五间，南北向的一幢也是十五间，有长廊、抱厦、梁枋共三层，长椽、彩绘、琉璃瓦，又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传统式样，极为壮观。

此时的杨府充满喜庆氛围，大门两侧披红挂彩，到处是寿字。此时中门大开，吹鼓手拼命吹打，来上礼祝寿的官、商、绅各界头面人物络绎不绝，门口鞭炮纸堆积了厚厚一层。司仪站在门前不断地拖长声唱喏：昌邑县长冯大人到！天祥号吴掌柜大驾光临！西泰和老掌柜、少掌柜前来祝寿……

正在门前接待宾客的杨润德五十多岁年纪，长袍马褂瓜皮帽，油光光的胖脸，一对弯月形小眼睛，是那种不笑也像笑的笑面人。他今天更是笑容满面。

他刚把带着礼担的冯县长送入中院，只见麦穗飞驰而来，在大门外台阶下落马，急匆匆大叫：老爷，不好了！

杨润德一怔，皱了皱眉头，一看来人打扮，马上认出镖师的身份，心头一紧，又见他胳膊在流血，觉得大事不好，但却不动声色地向麦穗摆摆手，让他噤声，把他领到大门左侧看门耳房中。

杨润德是个遇事不慌的人，他耐心听完麦穗的禀报，没等说什么，他的长子杨

崇礼闻讯赶到，他是和路亚民一起进来的。

杨崇礼说：这不是和咱过不去吗？几千匹绸子事小，偏偏赶上老寿星的好日子。

是呀，这不是搅局吗？路亚民主张赶快报官，这伙歹徒也太无法无天了！

见他二人沉不住气，杨润德不动声色地说：小事一桩。他不准声张，一切照常，叮嘱他们尤其不准在老太太面前走漏半点风声。他加重语气警告三个人，那我饶不了你们，去吧。

可麦穗却觉得瞒怕是不行吧，永泰镖局死伤不少老少爷们呢。人多嘴杂，纸里能包住火吗？

杨润德当然也不是要长久瞒下去，混过喜日子再说。他目视路亚民，语调仍很平静，镖局那边，要他去处理，不要图省钱，伤者好好疗伤，死者办后事，多给抚恤金，别亏了镖局兄弟。

路亚民答应着。

杨崇礼并不认同父亲的一味宽厚，按契约，镖局丢了镖车钱货，他们是要全数赔付的，伤亡自负啊。

话是这么说，可杨润德一向标榜杨家以敦厚待人，宁人负我，无我负人，不准儿子计较，叫他们赶快去安抚、善后。

杨崇礼和路亚民只得答应一声走了。

门外又是一阵欢快的唢呐声响起，有门上司仪拉长声报：省里商务专员王大老爷前来拜寿！

杨润德一听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弹衣振冠，快步出迎。

三

培真学校坐落在城西，学校青堂瓦舍，绿树环合，操场很宽敞，篮球场、网球场和单杠、双杠等设施一应俱全。这所学校过去是公办，屋舍早已破烂不堪，还是前清的府字。三年前，杨润德投资亦接管了这所九年制的学校，改名为培真学校。

教员室里，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教师正站在条案前写毛笔字，他高高的个子，方脸隆鼻，有一双睿智的眼睛，看上去很潇洒，一表人才，他叫麦秋，本地人，虽出身寒门，却是燕京大学肄业，是培真学校聘用的教员。他的作品已接近完成，是一百个各种写法的寿字，有篆书，有钟鼎文，也有甲骨文，凑在一起，显得很搭配，不像书法，倒像工艺品。他写好最后一个大草寿字，放下笔，自我欣赏地端详着。

身后传来咯咯的笑声，他显然知道来者是谁，根本没回头，说：令祖母大人八十大寿，校长不是给你三天假吗？又跑来干什么？

来人叫杨崇孝，是麦秋的高中同学，又一起任教培真。她是标准的淑女形象，杨柳细腰，瓜子脸，柳眉凤目，眉间还有颗胭脂痣。她接话说：“我来看看你麦先

天之涯 海之角

生啊，我奶奶八十寿诞，我的同事不到场，我脸上无光啊！”

麦秋一指刚刚用上印的字画说：“我正在赶制贺礼呀，总不能两手攥空拳登门呀！”

杨崇孝抿嘴一乐，就送一幅字呀？

礼轻心意重。麦秋看了她一眼，没听说吗？秀才人情纸半张嘛！

没等杨崇孝答言，门开了，走进大块头的校长华振铎来，他的嗓门很大，却是沙声，他让杨崇孝别小看麦秋的一幅字，说他的狂草有张旭、怀素之风，一字抵千金呢。

杨崇孝笑了，那麦先生可要发大财了。

麦秋幽默地说：“我就担心，在我的字能卖上大价钱之前，我会不会已经饿死了。”

华振铎认为，这种可能不是没有。王羲之也好，张旭、怀素也好，他们活着的时候，没花到一个铜板卖字的钱，倒是便宜了后世不知多少人。

杨崇孝仔细看着字画说：“这个是寿，这个也像，这个可叫不准了，都是什么呀？天书一样！”

华振铎告诉她，变来变去，全是一个寿字，一百种不同写法，这叫百寿图。

本是八十寿辰，麦秋献一幅百寿图，寓意明显，百岁可期呀！

吉利！杨崇孝拍掌道，这可是无价之宝，我奶奶肯定高兴。

麦秋说，杨家富可敌国，我把全部家当卖了，也买不成一件让老寿星看上眼的礼物，不得已而求其次。

杨崇孝撇撇嘴：“听你这口气，我家好像是巧取豪夺发的家。”

麦秋说：“你家做了那么多善事，怎么会与巧取豪夺连在一起呢？只不过上帝喜欢制造‘马太效应’，凡有的，上帝还要加给他，让他多余，没有的，连他仅有的也要夺过去，这叫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”

华振铎哈哈大笑，麦秋这话虽太挖苦，却道出了人间真谛。

杨崇孝不悦了，她反唇相讥道：“我才知道什么叫穷酸，原来穷必酸，穷和酸是连在一起的！”

这回轮到麦秋哈哈大笑。

杨崇孝已经走了，麦秋和校长华振铎商量，字好歹吹干，现去装裱来不及了，华校长想了个主意，熨烫平整后，可临时用镜框镶起来。

华振铎便找来一个硕大的镜框。

华振铎的女儿华而实进来，她也是二十岁左右，知识女性装束，皮肤白皙，大方而端庄，也是培真学校老师，她看了一眼百寿图，赞扬麦老师这礼品好，既高雅又省钱。

麦秋对华振铎道：“华校长你听，你女儿这么一说，我真应了杨崇孝那句话了：穷酸，只好拿字顶钱用。”

华而实却说不丢人，以字顶钱那也是本事呀！她问爹送什么？总不会也写几个

字当贺礼吧？

华振铎开了句玩笑，大家若都写字，那杨家可亏大了。他自谦说自己的字上不得台面，不值钱，少不得割肉、出血。

割肉出血当然就是实打实地上银元了，麦秋和华而实都乐个不停。

麦秋道：“校长是杨府的亲家，礼小了是说不过去的。”

原来华而实与杨府的大公子定了亲，只是尚未合卺。

华振铎也正为礼数犯愁呢，礼轻了拿不出手，重了又拿不出……他也是两袖清风的读书人哪。

麦秋又开起了玩笑，其实，校长把这么好一个女儿送给杨家，这是价值连城的厚礼，什么都无须送了！

华而实撅起嘴来抗议，我成礼物了？

几个人都笑了。

四

潍河边大路上，劫余的一辆镖车拉着伤者、死者丢盔弃甲地往回走。宋天雄是抬在担架上的。

宋天雄又从昏迷中醒来，手指着插在车辕上的黄色镖旗，示意拿下去，手下人会意，连忙拔去，宋天雄叹息一声，敢在狂风大浪中弄潮，到头来却在小河沟翻了船，丢人啊！他觉得没脸见人。

担架颠簸地行进在坎坷的路上，宋天雄忽然举手示意，叫手下人停步。

他因流血过多，脸色苍白，他让柳明德把他扶坐起来，叫手下人围过来，示意要喝水。柳明德把水壶递给他，他喝了几口水，对众人说，他把永泰镖局牌子给砸了！是宋门的不肖子孙。

镖师们都安慰他，谁没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！

宋天雄感到这次劫匪虽是劫财，却明显是冲永泰镖局来的，劫货在其次。他父亲早有预言，永泰镖局的风头出大了，风光几代，人家眼红，没了生意。前清那阵子，劫镖是为了劫银子，可这次却是劫绸子！绸子哪有银子实惠？

柳明德说，绸缎也是钱啊！

宋天雄摇头，他所以断定是冲永泰镖局来的，是有迹象的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这几年，他家没少接到过黑信，甚至有人把狗屎糊在他家的御匾上，把灵头幡挂在他家门楼上，劫镖是想让宋家名声扫地！宋天雄心灰到了极点，从曾祖父开始押镖，什么磨难都经历过，像这么惨的，头一次，今后谁还敢请永泰镖局？自己还有何脸面立足于世？

说到这里，他满脸是泪，大家也有些垂头丧气，趁众人不注意，宋天雄从身底下抽出短枪来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扣动了扳机，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声闷

天之涯 海之角

响，宋天雄已歪倒在担架上，手枪落地。

众人惊得大叫，掌柜的！这是何苦！好死不如赖活着呀！

五

杨府中院一楼大厅一片煊红。

台阶、堂屋红毡铺地，宫灯、挂彩全是红的。巨大的寿屏、仙桃下的贵妃榻上端坐着富态的杨太夫人，她精神矍铄，穿着华贵衣服，头上插金戴玉，正在接受一拨一拨的来客、亲友的祝寿。

杨崇孝侍立在太夫人身旁，随时代祖母还礼。

如果居高俯瞰杨府，你会震惊，此时四进院子里，全搭起了席棚，摆了上百桌宴席，来贺寿的人纷纷就座，觥筹交错，笑语喧哗。

大厅正中新搭了个高台，用红金丝绒装饰起来，高台上有一个珐琅盘，里面盛着一个盾形银质奖杯，熠熠生辉，上面刻着洋文。宾客们都围过来欣赏，啧啧称赞。

麦秋也在场，他和华振铎、华而实没有靠前，远远的在人墙外面。

商务专员扬着早已谢顶的脑袋，一边看奖杯，一边问杨润德，这就是美国胡佛总统颁给恒信号的奖杯吗？

杨润德很谦恭，说也可以看做是颁发给柳瞳、昌邑的，是昌邑的丝绸长了脸，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争了光。

商务专员又问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是个什么玩意？在场的贺客都伸着脖子听，连商务专员都没听说过万国博览会，何况他们？

杨润德便耐心解释，万国博览会每两年举行一次，说得通俗一点，就是国际上赶大集，几十个国家带上自己的特产漂洋过海去赶集。这一次芝加哥博览会特别，叫做百年进步纪念博览会，是胡佛总统亲自发出邀请，点名让杨润德带上昌邑绸参展的。

县长插言，这胡什么佛总统耳朵够长的，他离咱十万八千里，怎么听说了昌邑出柳瞳绸了？

这也是无巧不成书，原来美国一个官员，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办事，在爪哇的雅加达，从杨润德恒信号绸缎庄买了两匹昌邑绸，送给了总统当礼物，没想到胡佛看好了，觉得它色泽光亮，不起皱、不缩水，他就记住昌邑了。

商务专员咧嘴笑，这是活该昌邑露脸啊。

杨润德说，也是全山东的荣耀。他这次漂洋过海去美国，不能白去呀！便把一五单丝绸、双丝柳成绸、水丝茧绸、双丝大宽绸、豆纹花绸，宽幅窄幅的全带上了，好多各国商人当场订货，美国也有意向做一笔大生意，最近就得发一批到北平，洋商会到北平验货、提货。

商务专员一拍手，称杨家今儿个是双喜临门，老太夫人千秋，胡总统又这么给

面子，可喜可贺，他主动喊侍者满酒，要与诸位干杯。

大家都站起来，侍者端盘子过来，每人递过一杯酒，在一片“干杯”声中，都一饮而尽。

当众人归座时，杨崇孝走过来，悄悄碰了敬陪末座的麦秋胳膊一下，扭头往外走，麦秋会意，便离席跟了出去。

正在主宾桌给商务专员斟酒的杨润德满脸堆笑，口称“感谢各位赏光，商务专员大人还专程从济南赶来，令我杨门蓬荜生辉呀！我代家母敬大人一杯！”

商务专员腆着将军肚站起身，称自己是来沾光借寿的，再忙也得来，各位说是不是呀？

主桌上的官员纷纷起立附和。

杨润德眼睛余光一闪，看见杨崇礼在阶下焦灼地来回走动，却又不敢上来打扰。

杨润德知他有急事，他照旧周到应酬，给贵宾都敬过酒，才对商务专员说：“请商务专员大人自便，喝好，在下先去给各位敬杯酒。”

商务专员挥挥手，叫他只管去忙他的，会敞开肚皮喝就是了！

于是杨润德走到廊下，向儿子递个眼色，自己在前面走，杨崇礼在后面紧跟。

第二章

一

淮河流经昌邑，拐了个大弯，形成环抱之势，这里建起一座高大宅院，这就是昌邑有名的武状元宋占魁府第，历经沧桑的百年老宅，门前立着状元旗杆，有上马石，门楼上还有蓝底金字御赐匾额，是“庆延之祚”四个字，是慈禧太后御笔。这块匾是宋家的荣耀，也给昌邑地方带来福气，昌邑上岁数的老人都说，昌邑丝绸发就发在这块御匾上了。

多年来，宋家不但经营着永泰镖局，还开办了这一带有名的“武壮元拳屋”——有几百人学艺的武馆。

今天，与喜庆热闹的杨府成鲜明对比，宋府办的是丧事，宋天雄的遗体一进门，武馆顿时被悲伤所笼罩，弟子们都戴了孝，正把大门用麻刀纸糊白，门前挑起了招魂幡。一些人在快速地搭建芦席灵棚，领工的正是麦穗。此时他在脚手架上跳上跳下，长臂猿一样灵活。

吹鼓手也请来了，隔几条街就能听到宋府哀乐阵阵。

这时，一个十七岁的少女、宋天雄的妹妹宋天问走过来。她苗条而健美，一双柳叶眉斜入云鬓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那张薄嘴唇，给人锋芒毕露的印象，她从小就随父习武，从来是一身男装打扮，更显得英气逼人。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女儿身。

她对麦穗扬扬手，让他下来。

麦穗正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干活，听见她叫，一腿独立，另一条腿朝天蹬，一个鸽子翻身，凌空跃下，稳稳地站在宋天问跟前。

柳明德给麦穗叫好，好一个“高空摔叉”，师傅的绝招叫他学到家了！

麦穗向宋天问行礼，叫她二师傅。

宋天问含泪传达父亲的话，镖局有难，多亏镖局各位兄弟舍生忘死相助了，特别提到麦穗和柳明德还下河救了她哥，父亲不胜感激。

麦穗可不敢领这份情。可惜呀，若他不回城送信，死活看住宋天雄，不会让他

自尽。蝼蚁尚且贪生，怎么就想不开呢？

宋天问叹口气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非人力可强求的。她说大哥太看重名誉了，自以为今后无颜立于武林。

宋天问从怀里掏出十块银元，交给麦穗，叫他和柳明德一人五块，说这是家父的一点心意。

麦穗推托不肯接，镖局摊上这种事，这带血的钱，花着也难受，他再三谢谢老师傅和二师傅了，情领了，钱不能要。

宋天问知他脾气，既然他不要，让他把柳明德的捎上。

麦穗仍不接，说自己能做柳明德的主，他也不会要。

说罢又跳上了脚手架去干活了。

宋天问好不感动，她也不再勉强，仰头问麦穗，一个时辰后，灵棚能完工不？

骑在横梁上的麦穗叫她放心，误不了，用不了半个时辰。

随后，麦穗让扛木料的憨厚的柳明德领人快点干，得保证木料能供上。

柳明德叫他把心放回肚子里去，他反问麦穗，我干活啥时候含糊过？

宋天问刚走，一个十七岁的瘦削好看的女学生挎着一篮子丝桃子过来，她显然有点营养不良。她叫麦芒，是麦穗的妹妹，在培真学校念初中。

她来招呼二哥，说娘今个蒸驴肉馅包子。又说前街老麻家的驴在山上叫狼掏了，剩了一半骨架子，给她家送了一角，娘惦记儿子，让麦芒来叫他回去吃包子呢！

麦穗瞪了妹妹一眼，也不看火候！没见这里办丧事吗？大呼小叫地叫他回去吃驴肉馅包子，成何体统！就低声告诉她，回不去，这儿有饭。

麦芒从篮子里摸出一个烤地瓜，说了声“那你先垫补垫补”，顺手向上抛出去，却抛得很不准，眼看地瓜落到别处，只见麦穗从梁柁上腾空一跃，凌空接住地瓜，再一个空翻，稳稳落地，几个伙伴都叫好。

麦穗便把地瓜掰成几瓣，分给柳明德和附近干活的镖师，自己只吃到一口。

永泰镖局老掌门人宋无双送走一伙来吊唁的丝绸商主顾，转过身来看见已为哥哥戴了孝的宋天问，就皱着眉头告诉她，别大操大办了，这是永泰镖局的耻辱日，丧事从简吧。

宋天问不同意，偏要大办。永泰镖局不能叫人看不起。她倒是恨哥哥没骨气，太窝囊了，为一次失利，至于连命都搭上吗？

宋无双心如油煎，儿子一蹬腿去了，轻松了，把烂摊子全扔给他了，一切耻辱都得人背呀。

宋天问明白父亲的压力，丧事好办，得想想怎么应对货主东家吧。六千匹绸子足以让永泰镖局破产哪！

有什么办法？发昏当不了死，别等人家打上门来，宋无双决定马上去见杨润德，不能当缩头乌龟。

宋天问反对。现在？爹是气糊涂了吧？人家正在办寿诞，你去报丧，还不叫人家一顿乱棍打出来呀！

宋无双苦笑，女儿真把爹看扁了，他会那么蠢？他早有打算，去了根本不提镖车被劫的事，他本来也打算去祝寿送礼的呀！去祝寿总应该吧？

宋天问冷笑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人家杨府已知道镖车被劫的事了呀！

宋无双觉得那也无所谓，官还不打送礼的呢！礼数上不能有半点差池，那会贻笑大方。

宋天问顺手扯下头顶的白布孝带，她要帮父亲去准备礼品。

二

杨润德终于瞒不住了，好多与杨府有生意往来的商家借贺寿之便，拥到外书房来，一方面探个准信，也怕损失大了会殃及自己。恒信号雇镖局时，他们看定恒信号可靠，永泰镖局信誉好，就央求杨润德带上他们一份，反正一个羊是放，一群羊也是赶。杨润德好说话，一口应允，众人借光的事常有，也正因为这个，杨润德才在同业中有极好的口碑。

这回可砸了，这些人相约来见杨润德，名义是祝寿，杨润德心里明镜似的，早看穿了他们肚子里的小九九。

杨润德令人把房门关紧，他坐在主座，镇定自若，好烟好茶地招待大家，看他那气定神闲的样子，被劫的仿佛不是六千匹绸缎，倒像是几车沙子！他说话依然是那么从容淡定。

大家不好一进屋就直奔主题，七嘴八舌，倒是显得为杨润德着急。有人追问镖车怎么会出事？是不是有仇家？也有人分析，同行是冤家，必是因为恒信号越做越红火，遭人忌恨了。

有人替宋家惋惜，永泰镖局可是不倒的牌子呀！

有人间接埋怨，说他们家在京城大栅栏的店还等着这批绸呢，快断货了！

“这也太倒霉了！”

“这好像不是冲着我们绸庄来的，恒信号经商守信，杨掌柜乐善好施，也没得罪人啊！”

“土匪还讲究什么得不得罪人！忘了那年与海盗联手的大绑票了？”

这话一出口，在座的好多人仍然心有余悸，那次大绑票，轰动了山东。昌邑有头有脸的商号、股东，当时正在开会，被一窝端了，十有八九都叫江洋大盗绑到海上去了，最后总算都保住了命，为了赎人，哪家没舍了一大注财呀？

接着有人安慰杨润德，有契约在，得叫镖局赔，理所当然的事。

那自然。很多人附和。

也有人想到了杨润德的对手齐云鹤，这回可叫他看笑话、解恨了！

有人赶紧打岔，制止那人再说下去，谁不知道杨、齐两家是解不开的世仇？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

有人说：“这么瞎吵吵有什么用？得拿个主意呀！”

一直没出声在闷头抽烟的杨润德这时在烟灰缸里捻灭了烟头，干咳了一声，书房里顿时鸦雀无声。人们都眼巴巴地望着他，他应当是乱不了方寸的人，在昌邑商界，他既是首富，也是公认的有韬略的首领。

杨润德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承诸位情，为我家着想。不过，芝麻大个事，至于这么六神无主吗？咱十来家，加起来不就六千多匹绸子吗？”

他倒轻松！有人说：“敢情杨老板财大气粗，在你那是损失一根头发，可我们就折了一条腿呀！”

杨润德叫大家放宽心，这六千匹里，恒信号是大头，占五千匹，索赔的事，自有他出头去找永泰镖局，叫各位静候佳音就是了。

有人还是不放心，提出质疑，镖局若出不起这一注钱呢？

杨润德拧着眉头，尽量压抑着内心反感，说：“他出不起，我包赔给各位。”

气氛一下子轻松了，大家又有说有笑了。有人嘴上说，哪好让杨老板一家背着，但心里是这么个打算。

有人还得了便宜卖乖，说杨府拔根汗毛比我们腰都粗，若不，我们咋公推你当昌邑商会会长呢？

杨润德站起身，发出了警告，有言在先，今个是他娘的好日子，如果有谁把这坏消息透露出去，传到老太太耳朵里，可别怪杨某人翻脸。

人们都赔笑脸，陆续起身，有人说：“谁那么不是人！”有人说：“谁不知杨老板是天字第一号孝子！在外书房里悄声议论这事，也是怕扫了老太夫人的兴啊。”

大家这才从怀里掏出贺寿红包纷纷献上，说了些“不成敬意”之类的客套话，杨润德则请他们入席，喝杯水酒。

刚出门，一个矮胖如陀螺的青年人趋步上来，双手高举大红礼单，大声说：“家父恭贺贵府太夫人千秋大寿！”

杨润德闪了他一眼，已猜到他是天利号少掌柜，他也来上礼？这既是意料中的，又总觉得意外。可以理解为齐家在做表面文章，也未尝不是来探个究竟，那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了。

杨润德却又故意装作眼生，问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年轻人毕恭毕敬地说：“晚生齐雪松，天利号的。本来家父应亲自到府上来的，因偶感风寒，不大方便，家父再三要晚生代为道歉。”

杨润德露出礼貌的笑容，接过礼单说：“令尊大人太客气了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当登门道谢，快请入席。”

齐雪松便球一样滚过他眼前。

杨润德信步踱到杨家头进院子，想看一下戏台搭得怎么样了，祝寿大戏准备连唱三天，戏班子还是从北平请来的呢。离老远就听到一阵丝竹管弦声和吊嗓子声传过来。

杨润德走到戏台前，已经快要完工了，他看见儿子杨崇礼陪着侄子杨崇智过

来，杨崇智一直掌管北京前门分号，这次是专程送戏班子回来的。

杨崇智给叔叔请了安，先说回来给奶奶祝寿，然后才禀报请戏班子的事，他把泰和班的铜锤花脸关俊亮和刀马花旦秦小玉、青衣温婉君几个名角都请了来，很是沾沾自喜。

杨润德给了侄子几句好话，不过，吩咐他不能在家多待，去给奶奶磕了头，上了礼，马上回北平。

杨崇礼觉得父亲太不近人情，就为弟弟讲情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怎么也得过了正日子呀。

杨润德摇头，别因小失大，北平那么大生意，不可一日没人主事。

杨崇智从不敢违拗叔叔，只得应允，答应上去见了奶奶，明天就回去。

杨润德这才点点头。

杨崇智说了声“那我到后边去了”，就走了。

杨崇礼把戏单递过去，说杨崇智会办事，选的全是喜庆的折子戏，没有哭爹喊娘、打打杀杀的。他问杨润德，开场先点哪几出？

杨润德不点，叫他待会给老太太送去，她乐意点啥就点啥。

这时门上有人来报：旗杆院永泰镖局宋府来祝寿了，管家王先生问老爷到不到大门外去迎？

显然没想到，杨润德一怔，和儿子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在杨润德想来，失了镖，宋无双没脸见人，更不好意思在人家大办喜事时来当丧门星。

杨崇礼想，到底是武把势，头脑简单，他还真敢来！不怕挨一顿训、讨个没趣。

杨润德转念一想，又觉得没什么不合逻辑的，不来行吗？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呀！

杨崇礼问父亲怎么办？言外之意是挡驾，别冲了喜庆。

杨润德却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：大开中门迎客呀！

大开中门？杨崇礼不解，太抬举他了吧，该给他点颜色看，至少应该是不冷不热！不一顿乱棍打出去，已是杨府的厚道了。

杨润德笑儿子小家子气！好歹与宋家是世交，几代交情了，哪能只重财而轻义？杨润德要儿子跟他去大门口接客。

杨崇礼跟在父亲身后，还有另一层担心，万一为赔偿的事，闹得不愉快怎么办？这是极有可能的。宋家能心甘情愿地承担所有损失吗？万一他借今天寿辰胡搅起来，不是搅了喜事吗？他劝父亲三思，还是借故不见的好。

杨润德说杨崇礼太不了解宋无双的为人了，他仗义无比，那是吃钢咬铁的汉子呀！不会干出格的事。

杨崇礼半信半疑。

这时来报信的人又说：本来永泰镖局家少掌柜的只是受了伤，不至于送命，可他自杀了。